



上图：如今，横店的短剧从业者非常珍惜还能开拍的项目。
摄影 / 王仲昀

统文化的短剧。《平阳绣球红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凡酷还策划了另一部《水磨昆腔》，两部连拍，总共4天，用的几乎是同一套班底——制片、选角导演、服化道，全是一拨人。

周期短，成本自然也低。王婧怡表示，其实这两部剧从演员到服化道，很多人都是自己“刷脸”找来的，对方几乎都是友情价来干活。

作为上述两部剧的选角导演，张屹和王婧怡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。她也做过演员，因为演员梦选择成为一名“横漂”。后来长剧干不下去，转型做了幕后的选角导演。

做了三年短剧后，张屹的微信好友数量增长到了7000多人，大部分都是合作过的演员。2025年，张屹经历过4部短剧同时开

拍，每天花两小时核对每部剧的演员通告。回忆起去年的工作状态，她说自己一直“紧绷着”。

今年3月，依稀跟着剧组做完几部戏后，张屹突然发现自己4月“停产”了。“原本我们和一个平台签了4部剧。拍完第一部后，后面的工作被突然叫停。我们已经给第二部的演员付了片酬的定金，但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。”张屹说，后来了解到，一些被取消的项目都被改成了AI短剧。

没有活可干的4月和5月，张屹抽空回了趟老家。她考虑过出门旅游，但想到接下来可能会遭遇“生存难题”，又不敢随意花钱。即便如此，张屹也丝毫没考虑过二次转型——从选角导演，变成AI短剧的“抽卡师”。和几千位真人演员打过交道后，

她觉得即使技术迭代很快，当下的AI人物形象还是看上去“很僵硬”。她打心底接受不了每天对着电脑屏幕工作。

AI“入侵”短剧后，影响的是行业生态链上的每一个环节。在横店做了8年服装师的老范，最近体会到一种难得的轻松。去年最忙碌时，老范一度不想干了。“经常遇到的情况是，上一部戏半夜刚杀青，把服装送回库房。看一眼时间，距离下一部开机只剩下两三个小时了，又得赶紧带着下一部戏的服装赶过去。真是一刻都歇不了。”

2025年横店影视城的服装库房，极为热闹。一些热门款式，服装师要提前去“抢”。一整年时间，老范几乎没怎么见过库房老板们。对方根本没空搭理人。最近几个月，老板们的态度发生了大转折。看到服装师来了，他们主动递烟递水，客气得像换了人。

6月9日，在横店休息了一段时间后，老范决定回老家陪陪孩子。在回家的高铁上，他接到了王婧怡的信息，让他来给两部非遗题材的短剧做服装师。他寻思，人生就是这么奇妙，“天天待在横店时见不到活，一要回家，还没到家，活就来了”。

等到老范再回来时，南方进入了梅雨季。横店的天，晴一阵雨一阵。明天有没有戏，又是什么戏？没人说得准。